

The Study about the Newly Unearthed Relics
of Hu People in Medieval Times

新出土中古

有关

胡族文物研究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九色鹿

周伟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The Study about the Newly Unearthed Relics
of Hu People in Medieval Times

新出土中古

有关

胡族文物研究

周伟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 周伟洲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964 - 2

I. ①新… II. ①周… III. ①少数民族 - 历史文物 -
研究 - 中国 - 中古 IV. ①K874.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154 号

·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

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

著 者 / 周伟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振华

责任编辑 / 高振华 智 烁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261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964 - 2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伟洲

副 主 编 王 欣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宏 于志勇 马 强 王 欣

方 铁 尹伟先 石 硕 厉 声

刘国防 李大龙 李范文 杨圣敏

余太山 张 云 苗普生 罗 丰

周伟洲 高永久 韩 香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总序

中国西部边疆地域广袤，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代丝绸之路贯穿其间，东西方四大文明荟萃于此，故近代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区域，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学术领域和“热门学科”，诸如藏学、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学、中亚学、丝路学等，代表并引领着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潮流，成为多种学科的活水源头。

历史上，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创造的辉煌历史，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新形势下，西部边疆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焕发了新的活力，边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正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进。然而，处于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在当今的新形势下，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西部边疆地区面临中南亚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西方势力插手中南亚事务的意图越来越强烈，中南亚一些国家内部事务也日趋复杂化，民生问题、毒品问题、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突发事件频发。这也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边疆安全息息相关。又如，西部边疆地

区大部分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不合理的开发极易造成环境的恶化；而西部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滞后，区域发展差距显著，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西部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总之，无论从边疆学及其他世界热门学科的继承和发展，还是从现实西部边疆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来看，西部边疆研究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边疆学是从多学科角度对边疆开展综合研究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在传统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的基础上，将边疆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知识和理论，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对边疆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展开多角度考察，以揭示边疆形成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全面科学地认识边疆的现状，更好地服务于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边疆的和谐稳定、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的制定。有鉴于此，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将编辑出版“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是在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13年改建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创办的“西北民族研究丛书”改版之继续，基本保持原丛书的风貌及宗旨：以编辑出版那些探讨古今（特别是当今现实问题）与西部边疆（主要是新疆、西藏，兼及西部其他边疆地区）相关的学术专著为主，酌情收录有价值的资料汇编、译著等。由丛书编辑委员会负责审定选题、书稿及出版事宜，并面向

全国（包括港台）及世界各国学术界征稿。我们仍然殷切希望本套丛书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得到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批评。

“西部边疆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前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古丝绸之路之上的今甘肃河西走廊、陇右及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山西太原等地相继发现和发掘一批公元 3 世纪至 9 世纪（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有关中国中古时期的墓葬或遗址，出土了大量有关胡族的文物，如墓志、棺槨、壁画、陶俑等珍贵文物，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所谓中古时的“胡族”或“胡族”，自秦汉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指称：先秦至秦汉，狭义的“胡族”一般专指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族，隋唐时则一般专指西域胡族（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古代民族）；广义的“胡族”则还包括属“东胡”的乌桓、鲜卑等族，以及继匈奴之后的漠北柔然、铁勒、突厥、回鹘，属“西戎”的氐、羌诸族；可以说，广义的中古时的“胡族”基本上泛指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本书所探索的相关中国中古时的“胡族”即是上述广义的胡族。

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与专业学科方向对这些新出土的有关胡族珍贵文物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推动了一些世界性“热门”的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如图像学、粟特学等。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

本书主要辑录笔者自 21 世纪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新出土的有关中国中古时期胡族文物进行研究的 13 篇论文，其中有 8 篇是对胡人墓志的考释。关于墓志或墓志铭^①的研究，因墓志一般出土于古代墓葬，铭文反映了墓主人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从史学角度看，墓志的史料价值很高。近代以来，中国一些著名史家均十分重视对出土墓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② 这些与墓志相关的研究，首先主要采用中国史学的传统方法对出土墓志进行整理、点校和初步的考释，墓主在传世文献（主要是正史）中有记传的，则两者结合，互证互补。以上方法应是墓志研究中最基础、最必要也最为艰苦的研究工作之一，^③ 在今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修订工作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墓志研究不能仅

① 众所周知，墓志与墓志铭是两个基本内涵相同，而又不同的名词。前者指墓志的全部（石质、形制、纹饰、文字等），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是文字，即铭文；而后者仅指墓志中的文字，故云“墓志铭”。因两者基本内涵相同，故一般对“墓志”的考释即是对“墓志铭”的考释，两者往往混用。

② 如清代王昶辑的《金石萃编》，陆增祥撰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缪荃孙的《艺风堂金石文字》，杨守敬的《寰宇贞石图》，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毛汉光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王壮弘、马成名编著的《六朝墓志检要》，朱绍良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1—9 辑及《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及李献奇等编的《洛阳新获墓志》《千唐志斋藏志》，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毛远明校注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赖非的《齐鲁碑刻墓志研究》，孙继民主编的《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王其祎、周晓薇编著的《隋代墓志铭汇考》及《片石千秋——隋代墓志铭与隋代历史文化》，牛致功的《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吕建中、胡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及续一（上、下），以及近数十年以来，散见于国内外相关史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墓志研究的论文等。

③ 参见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导言，线装书局，2007。

局限于此，事实上，我们应在对墓志的整理、录文、标点、考释及与传世文献对勘等基础研究工作之上，采用史学甚至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墓志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志文、书法、图案等）、民族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甚至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习俗等）及墓志本身（书法、图案、与谱牒之关系、行文格式等）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和创新。正如学界对战国秦汉简牍、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学界对中古墓志的研究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谁也推翻不了的事实，也是国内外墓志研究总的发展趋势。尽管国内学者对墓志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或做基础研究，或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有高低之分，或存在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对墓志发挥史学的作用都是大有裨益、缺一不可的。

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国内史学界进一步利用墓志进行综合研究的现实和发展趋势视而不见，抓住墓志基础研究特别是墓志与传世文献对勘及其出现的一些问题，贬低或批评史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认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希望“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古时期墓志研究中流行的‘史志对勘，以志证史、补史’的方法与庸俗化版的‘二重证据法’颇有暗合之处”，

^① 参见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

并提出要采用将墓志作为“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的新方法。^① 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将墓志作为新出的史料进行录文、标点、考释、考证是墓志研究的基础，其本身就是史学分析、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对墓志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即是“墓志的史学分析”，两者均有存在的价值。至于所谓的从墓志本身研究的“新方法”，不过是墓志综合研究的内容之一而已，它绝不能替代或代表整个墓志研究发展的方向或趋势。

本书第一章辑录有关北朝时胡人墓志考释的4篇论文：《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此文未发表过）。第二章辑录了有关隋唐时胡人墓志研究论文4篇，即《隋〈虞弘墓志〉释证》《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考释》。第三章辑录了有关隋唐胡人文物及“六胡州”、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论文共4篇，即《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及有关六胡州的《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另有《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一文。第四章还辑录了笔者从相关胡人墓葬中出土的“乐舞图像”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论文2篇，即《6世纪至7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和《唐韩休墓“乐舞

^① 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图”探析》。最后，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多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由于笔者大学学习的是历史学考古专业，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多年，研究生专业为中国民族史，后又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故对中古胡人文物的研究多从古代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史为切入点来展开。书中所辑论文仅代表笔者的个人看法和观点，不一定确当，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周伟洲

2016年1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北朝胡人墓志考释	1
一	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	3
二	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	33
三	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	54
四	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	72
第二章	隋唐胡人墓志研究	101
一	隋《虞弘墓志》释证	103
二	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	125
三	《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	137
四	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 慕容氏墓志考释	148
第三章	隋唐胡人文物及“六胡州”等研究	157
一	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 民族系属研究	159
二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 杜怀宝造像题铭考	211

三 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	228
四 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	234
 第四章 胡人乐舞图像研究	251
一 6 世纪至 7 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 乐舞图像研究	253
二 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	292
 附 录	309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311

第一章

北朝胡人墓志考释

一 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 胡族墓志考

2012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一书（以下简称《馆藏墓志》），共收录五百方西安大唐博物馆藏历代墓志，主要是于陕西、河南、山西出土的隋唐墓志。^①此书印刷精美，体例完备，按墓志主卒年先后编号，由“题解”、墓志图版及志“录文”组成。此书由于出于众多历史、考古学者及博、硕士生之手，故讹误较少，唯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墓志绝大部分为征集而来，故墓志详细出土地点不明，只有墓志铭文所记葬地。

此书所辑录北朝时期的墓志仅有九方（以墓主卒年为准），因系新发现的北朝墓志，故其价值颇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先后出土了一批北朝墓志，但数量不多，分别被辑录于赵万里编纂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②以及国内相关文物考古、博物馆杂

^① 参见该书胡戟撰《前言》。

^② 赵万里编纂《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赵超编（转下页注）